

改變源於複雜多樣的生活環境

——我和雲陽縣聯合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

1992年，我高中畢業後回到了老家——重慶市雲陽縣高陽鎮鹿頭村。從學校到社會，這之間的差別太大了，我面臨著太多的壓力，一度跌入了低谷。

那時的農村還有很多的人，只要出門就會碰見人，常常聽到他們刺耳的聲音，看到他們板著的冷面孔。女娃子讀啥書，長大了是別人家的，撐灶台的，哪個還管媽、老漢，真是白花錢。兒子多讀書，長在了還要養老……本來這種思想在農村就根深蒂固，父母沉受著這些壓力，我哪裡會有多少好日子！家庭的壓力，輿論的壓力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隨時隨地都刺痛著我的心，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讓自己藏起來。即便如此，還是要活下去，我希望和大家好好相處，畢竟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況且，我們還是同一祖宗呢？然而，我的這些想法與做法根本就不適合因循守舊的農村人，越是想和平共處，越是糟糕。指責聲、辱罵聲等接踵而至，鋪天蓋地襲擊而來，我真的是受不了。這時，眼淚是蒼白無力的，它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我弄不明白，讀書又有什麼錯呢！我不甘心，骨子裡的那股狠勁又生了出來“誰說女子不如男”我倒要看看，在這個地方我能不能瀟灑瀟灑地活著。既然我無法改變環境，就讓我去適應環境吧。於是，我一反常態，對旁人視若無物，不理不睬。什麼來著什麼擋，順其自然，漸漸地，我的嘴裡也會迸出髒話“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方法更易於融入這個群體中，至此，我在旁人的眼中活脫脫的換了個人似的，原來的客套話拋到腦

後去了，典型的五毒俱全的農村女人，農村中的種種不平等，世俗偏見，我一定要改變，我不能墨守成規。

不過，在農村人固有的生活觀念裡，用簡單的說詞根本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我一定要用行動加以證實。而這時侯的我，社會經驗不足，適應生存環境的能力差，還需要學習很多的東西。可是，這些社會閱歷是書本上無法學到的。它源於人融入社會的親身經歷。於是，我開始接觸各類人群，看他們是如何立足於社會大家庭中，和我一樣的小老百姓，當官的，算命的，看相的……甚至是乞丐，我都能跟他們一起有意無意閒聊。每個都有自身的優缺點。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太多的東西，由於時間的關係，設備的原因，我無法整理出圖文並茂的東西，更不可能去做 PPT，但我卻把它們深深埋于心底，隨時供我選用。

正是因為特殊的生活環境，我不得不不斷地轉換身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家裡，我為人子女，亦為人父母。我既要承擔大部分的家務與農活，又要收拾父母的爛攤子，既要照顧小孩，又要防止單親家庭留給孩子的陰影，迫使我在維持家庭生計的同時，還要騰出一點時間來關注孩子的心裡健康。

1995 年，我父與高陽供銷社的經濟糾紛被對方告上了法庭。那時，我還年輕，並不知道法院裡跟農村沒啥兩樣，弱肉強食。我代父出庭，在完全是空白的紙上簽了字，幾個月之後，法院的判決書令我瞠目結舌。我什麼都沒說，厚厚的判決上竟然什麼都有。這時，我幡然而悟，被騙了，上當了。無奈之下，我不得不按照他們的遊戲規則行事——上訴。翻箱倒櫃，終於找到了一點有用的東西，交給法院。在對方當事人是經理，老公是派

出所所長的狀況下，法院又耍了我。又是幾個月過去了，我知道的結果是維持原判。這時，我完全清醒過來，法院不是弱者去的地方，也不是絕對公平公正的地方。我之所以如此，除了無錢無勢，是我什麼都不懂，內行糊弄外行，輕易而舉。調整心態，重新來。於是，我由被告變成原告。這次分外小心，在親人的指點下，在事實面前，對方無言以對，最終以對方要求撤訴，當事人雙開而告終。這次經歷，讓我對法院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法院雖然是講理的地方，可是需要自己知法，懂法。否則，達不到預想的效果。

農村，總是激發各種矛盾的發源地。稅費的逐年攀升，村幹部的魯莽行為，粗暴手段，為非作歹，讓百姓敢怒不敢言。而我回家已經多年，親眼目睹了許多事實，也親身經歷了諸多事情。公民的通信自由——信件被村裡所謂的郵遞員隨意私拆，稅費的不合理收取，被扭曲的計劃生育，“莫須有”的阻礙交通，支書的一家人無理取鬧、肆意妄為的行徑等等事情都發生在我的身上，他們妄想摧毀我的生活。而我要麼忍氣吞聲，要麼放手一搏，我選擇了後者。

小老百姓的事事順從，農村為邪惡的產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成為滋生的溫床。惡性循環，農村會變得更加糟糕，我所生活的環境也會越來越惡劣。農村的百姓是人，我要站起來，享受人的待遇。

2002 年，我把村民眼中的“官”——支書以名譽侵權一案告上了法庭。我要看弱者是否有能力對抗強者。當時，我請了一位律師協助我，我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狀況發生。可我平靜的心理，沒有過高的期望值，只要能立案，就邁出了一步，輸贏並不重要，遊戲而已。經過一審、二審，我

由敗訴到勝訴。法院審理的全過程，讓我對法院的操作有了更深的瞭解，為我參與社會活動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因為我遇的麻煩事多，常常穿梭於各個職能部門之間，讓我有更多的時間近距離觀察各部門之間的動態與變化，部門之間的往來，讓我長了不少的見識。他們對小老百姓的態度，就如同硬幣的兩面，我也得學點。有機會時我讓他們也尝尝此味道。由於在 2002 年——2009 年間，我是官司不斷，幾乎年年到法院。由民事糾紛到行政訴訟，其間，需要收集大量的證據，除了自己親自辦理，別人很難幫忙。我在農閒之際抽空到部門溜達，每次外出，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每次都能讓周圍的百姓見一點點希望。長期的堅持，終於有人站出來與我攜手前進。努力付出也有了回報，至少不再是我獨行。而進法院的結果，增強了百姓的自信心，也有人逐漸相信法律不是一紙空文，恰當的運用會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打破了女子不如男的世俗觀念，女人半邊天也。

無獨有偶，正值我多事之秋時，又碰上了大學生的支農調研，從此，我走上了另外一條路。廣泛的合作與交流，積極的參與，視野拓展開來，對社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不再囿於狹小的空間裡，該出來做點有益的事情。社會進步，需要大家共同進步。通過培訓，我不再是只與本村的交流合作，活動範圍擴大到其他鄉，鎮。在交流的過程中，常常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如果無法給予情緒激動的百姓予以疏導，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就難以合作、發展。面臨如此境況，我不得不去系統地學習法律，參加成人高考，函授法律事務。如此一來，願意和我接觸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身處逆境的，更願和我談心。本來，這都是人之常情，誰都希望困境

之中有人拉一把。可是，我為此招來了太多的麻煩。既有同事家屬的無理取鬧器張跋扈，又有熊貓國寶級的待遇。明為幫扶，實為監控。一年過去該領導下結論的事情久拖不絕，又怕我嘴漏說了實話，真是難為他們。做一個有良心的人也並非易事！

高陽，位於長江的支流澎溪河上，三峽庫區最大的內陸湖，移民搬遷的腹心地帶。我是農民非移民，偏偏因為空掛戶，假移民的戶口的原因，把我拉扯進來，並與很多的農民，移民都成了朋友，還有發展方面的合作。面對他們的哭訴，我除了傾聽，幾乎無能為力，只是盡最大的努力給予必要的幫助，希望他們有一個公平公正的待遇，希望他們平平安安。我曾經飽嘗了歪曲事實，黑白顛倒之苦，不可能睜眼說瞎話。為此，我惹惱了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我施以各種手段，我把自已推到了危險邊緣。所有事情的發生，無非是利益的衝突，矛盾的升級。小老百姓要想生存，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除了國家的法律、政策作支撐之外，還需要小老百姓的多方協作。

利益集團，他們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散沙似的百姓是無法抗拒的力量平衡，才可能有權利的平等。恰好這些年的經驗累積，大學生的介入，民間組織的培訓，給農村注入了新的活力。2007 年國家法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頒佈施行，給農民發展提供了空間。雲陽這個偏遠的山區，終於有一小撮人踏上了維權、發展兩條腿走路的征程。純農民的合作社——嗷嗷待哺的嬰兒陸續誕生於高陽、路陽、江口、上壩、養鹿、桑坪。部分地方的農資店也有了。如今，蜂蜜、柑桔等還有很大的量了，雖然合作社發出的亮光很微弱，但代表的至少是希望。我和另外一位朋友為合作社

提供必要的服務。2008 年，合作社成立之初，桑坪的就嘗到了力量平衡後成功要回了退耕還林款 48.7 萬元，以及索回的公路亂收費等 300 多萬元的甜頭。

每個鄉、鎮相距甚遠，農民也有更多新的需求。雲陽縣聯合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此種情況下誕生。2009 年 11 月 5 日，聯合社正式在工商部門登記註冊。並於次年完善合作社相應的手續。鑒於當時雲陽的特殊情況，合作社聯合無可供操作的政策依據，是無法登記註冊的。工商部門為我們提供可操作的模式，理事長聯合。雖然法律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政策有明文規定，但是清一色的農民永遠都趕不上正點的列車。資金的困難始終阻礙這裡的發展。就發展方面，我們與政府多次溝通都沒什麼效果。大家心裡都明白是啥回事，地方政府的官員既需要農民為他們作政績，又要當吸血蟲，可謂是貪得無厭。2011 年江口誼盛柑桔農民專業合作社就是例子。參加展銷會獲得的銀獎 10000.00 元有 8000.00 元以開支為藉口花銷了。合作社人依然是那麼堅持，用心做事，綠色、健康、生態、做真正的有機農業是他們努力不懈的追求。雖然，註冊的是種植，而實際是一個綜合型的合作社。聯合社裡有種柑桔的，有種植有機大米和蔬菜的，有種藥材的，養蜂的，養豬的，養牛的，養羊的.....總之種類多多。這也是山區農民靠山吃山的傳統生活方式。正是這種種養結合的模式，有效地免去了現代農業對化肥農藥的依賴。雲陽位於重慶的東北部，典型的山區，交通不便，相對其它地方來說，工廠不多，遠離污染，做有機農業是個不錯的地方。

經濟的桔據，合作社的發展束手縛腳。隨著重慶的大政策調整，土地日益集中到某些人手中，我們這些靠土地而合作，生存的人必須重新考慮

了，盡可能多的流轉土地。土地維繫著我們的生命與安全，對土地毫無感情，只希望獲取高額利潤的人哪裡會知道土地的呻吟，哪裡會知道土地的珍貴！我常常聽到村委有人藉口要保護環境而不允許農民規模養殖的言論，而骨子裡是要販賣老祖宗的所有家底。種植業、養殖業的有機結合，不僅會維護生態平衡，還會敦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良性迴圈。為此，我們這些做合作的人要讓打著合作幌子的人看看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於經濟匱乏的情況下，我為這裡願意流轉土地的合作社的朋友提供了可選擇的模式，現金，糧食二選一。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耕地的破壞，進城的農民對糧食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們沒有外援，不能坐以待斃，尋找其他的出路，解決實際困難。在無力支付工人勞動工資的情況下，我只好付出雙倍努力。晚上，別人在燈下加班，我們在地裡勞動

別有一番生活情趣。雖然辛苦我願意。因為我愛土地，土地愛我。我給他健康的養分，他給我健康的身體。我相信，隨著健康意識的增強，有機農業逐漸會被人所接受，通過合作社的努力，大家會慢慢行動起來。給子孫留一片淨土，呼吸新鮮的空氣，努力創造一種趨於桃花源的現實生活，社會才會真正和諧。

內外環境的改變，我和我的朋友們都變了，無法在原有的軌跡上運行。生活時時刻刻改變我，適則生存的含義，我有了深深的體會，希望和所有致力於農村良性發展和愛好和平的老師和朋友共同進步，在合作之路上並肩前進。